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五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鄒黃州鷓鴣集序

鄒黃州者吾中表彥吉氏也自尚書工部郎出守黃而其於郎時嘗贊所撰詩數十百篇示余曰請洗心以受

彈射焉當是時余甚困於贅詩者如雷同而不可擇幾令余目逃而得彥吉詩驟若豁而朗者業以苦采薪不能為彥吉效雌黃而姑綴數庖語報雖往往出心賞汗不至阿而實未有以中竅也不三載而黃之屬令沈黃岡請彥吉詩而盡梓之彥吉乃故抑之名之曰鷓鴣集而示余曰先生而忘不穀嚮者之請受彈射乎哉余讀而笑曰余之枯楊產余肘矣而何以能彈射為且夫所得效者璞也今子玉也而何所效也余束髮而游於

執園獲竊寓目作者于今垂四十年矣大約無盛於隆慶萬厯間南戒而南稍一具眉目稱男子從事觚管即仰面而視天詫以隋珠和璧之在我而其雄舉者建牙樹幟張茅勁表表成一家言苟其力足以矩矱往昔與近季北地歷下之遺則皆儼然若有當焉其不為捧心而為抵掌者多矣不佞故不之敢許以為此曹子方寸間先有它人而後有我是用於格者也非能用格者也彥吉之所為詩諸體不易指屈然大要皆和平粹夷悠

深雋遠鉉然之音與淵然之色不可求之耳目之蹊而
至味出於齒舌流美之外盖有真我而後有真詩其習
之者不以為達夫摩詰則亦錢劉然孰是而欲以一家
言目彥吉不可得也夫古之善治詩者莫若鍾嶸嚴儀
謂某詩某格某代某人詩出某人法乃今而悟其不盡
然以為治詩者毋如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
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如是三者以觀世足矣亡
已而又有文中子者出於魏晉六季之撰辨其深而典

者君子激而治者小人碎者纖誕者夸淫者鄙繁者貪
捷者殘虛者詭急以怨者捐怪以怒者狂若飲上池而
後脈之十不失一焉今試即彥吉集掩其名而號之識
者其不以為君子鮮也毋論彥吉今黃州守以世叩之
識者其不以為治世鮮也蓋彥吉所與石友周闕氏
為叙致甚悉而謬以善治詩推不佞雖然不佞言止此
矣苟以千載之業而歸一人以一人抨隲而軒輊一代
之作著廣用其抑以示揚巧伸其愛以逞抨則非不佞

所敢任也其名集以鷓鴣有吳明卿氏聞之故不別贅

吳峻伯先生集序

予始從事尚書刑部而同舍郎吳峻伯先生與河中王
大學甫天台王新甫俱以精識比經斷主尚書章奏而
峻伯新甫尤名能文章尚書以下有所撰者輒左右顧
而非二子不以任諸公卿上事岳牧出鎮以不得一言
為恥會新甫與學甫相繼遷去獨峻伯留日益重而是
時濟南李于鱗性孤介少許可偶余幸而合相切磋為

西京建安開元語它同舍郎弗善也而峻伯一見而內
竒之因折節定交蓋又數年峻伯始繇駕部郎拜臬佐
視山東學政而余已忝佐臬于鱗亦自關中棄官歸為
其鄉人而峻伯數使候于鱗輒謝病不復見余得交關
其間以謂于鱗曰夫是膏肓者有一毘陵在而我
之奈何為我謝吳君何渠能舍所學而從我峻伯不盡
然曰必是古而非今誰肯為今者且我曹何賴焉我且
衷之故峻伯卒而新都汪伯玉著狀云濟南以追古稱

作者先生即逡逡師古然猶以師心為能其持論宗毘陵其獨造蓋有足多者所謂毘陵則武進唐應德也蓋實錄云然峻伯自是參政江右省長楚臬以至開府貴竹其蹤跡半天下所至必游名山大川以廣其思游必有詩詩必協情實調聲氣蓋庶幾高蜀州錢左司之遺晚而稍務為嚴重稱貴體至於才情之所發亦不能盡揜也其文尤善緣本經術中章程往往庀材班范而步武於廬陵南豐間嗟乎士得一當生號名家言足矣亡

論毘陵即峻伯不亦彬彬哉且夫其欲衷二子固當峻伯為人清真恬簡當其為郎而籍甚聲譽業以旦夕異調時肉食者墨而以峻伯饒訾故風之不應偃蹇二十年而始有金緋之命其後屢遷且顯矣而竟用不善事言路見阻歸意泊如也峻伯每言令我以七寸管獵聲譽市貴要外托以風雅而中躁狹即其言若沈宋若柳州終不以雕蟲之技而升中正品固能踐之哉峻伯集若干卷其所缺者騷賦古樂府所不多見者碑誌蓋晚而

卧玉華之陽將以其餘日極所未竟之意而補所未備而天遽奪之可惜也學甫余丈人行官最貴至少保大司馬新甫至少司寇而峻伯少齟齬亦為御史中丞有四丈夫子皆才語云詩能窮人然乎否哉

二顧先生集序

二顧先生者九峻先生某兀然先生某王子曰余少而游公車則聞九峻先生有聲公車間已余竊一第久而九峻先生竟困公車以死或曰先生於制科經義蹢躅

千里步矣而中奪之古文辭故不能馴就羈致以是屈
至徵其古文辭則又寥寥不指數也或曰先生不恒屬
筆古文辭一屬筆而天下稱之則所寥寥者奪之制科
經義故或曰皆非也奪之酒王子又曰余所猖狂於筆
硯之技者隄三紀矣知有九峻先生不能悉至不知有
兀然先生晚而始得之支硎深山中則九峻先生子也
少而諸生尋即棄之一廛數畝衣食其力所與還往僅
一陸舒枝而已亡論它顯者不知好先生言即好之亦

無所蹤跡而先生時獨坐微吟兀兀若醉者故自稱兀然子先生之為詩以徜徉媚已而已顧無制科義及酒足奪故所著視九巖先生加多云余觀九巖先生流易自放天真爛如華不至靡勁不示骨其啓兀然先生毋亦少陵氏之必簡乎哉至於頌詠則潘左倫也若兀然先生詩出之悠然扣之鏗然味之沖然庶幾乎天動而神游者已其人酌乎元亮子光之間語即孟襄陽儲光義也而時時入青蓮材小不稱耳有沈生者迫欲行二

先生言遂識之夫兀然先生業挫名當不以色得其或用九巖先生而不余廢耳沈生其謂何

孫中丞登馬鞍山倡和詩小叙

禮稱登高能賦為大夫事夫三百篇即田畯紅女亦比比能之豈其釋寬博負仕版而不能當七寸管任而必待於大夫夫亦以順風而呼之不加長而響應者其人也耶彼夫播之而閭閻則為風采之而清廟則為雅若頌若吉甫諸大夫之穆如者以視吏民故易易也大中

承孫公按部崑山登馬鞍之顛慨然得三韻二十八字以屬劉尹俾其勤恤民隱而加之衽席蓋戚然有餘思焉劉尹既拜誨則請得公手書勒之石而合諸薦紳先生步而和之謂不佞識其後夫馬鞍之為山以竒峭爾雅甲吳中自唐賢之咏之而和者代相踵不乏然大要不過按剔怪勝流連韶景達者狀其曠適窮者志其牢騷眺遠而懷舊者出其所寓觸於耳目而已未有一吐辭而不忘如惠元元若孫公者不亦休哉昔吳季子聽

十二國之歌至唐而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孫公唐人也其示劉君而所謂極目關憂者淪淪乎前旨矣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不佞不解稱詩如吳季子乃孫公儼然臨之亡歟西北其轍生而得窺唐風之遺幸矣幸矣遂姑以應劉尹

州幕劉君四膺旌獎詩序

劉君之佐吾州幕者二載所耳而四膺諸臺獎諸臺獎言人人殊則無不以廉首者余自束髮為諸生忝朝籍

積四十年而里居之日十之七所覩州邑自參佐而下
其事上官多苛責辦案牘逢迎間小不給則詬詈庾梓
之不免而及其苞苴請託公攫于晝市則若不聞也者
而過之甚或更用是得美言以沾沾驕於人夫上下之
交相蔽欺若此以求吏道之理胡可得也今劉君寅而
出酉而入一羸馬青衫於兵使者之門間有所受事則
務孜孜求當於單赤之情而不奪吾之操而已未嘗脂
一言工一步以希上之人顏色而上之人之信之不啻

劉君之自信藉令諸州邑參佐盡得如劉君上之人盡得如為劉君上者吏道惡乎不秩然理也劉君之先有從靖難起而積文資至大司徒加太子賓客者丈夫子自光祿卿出行太僕孫為太宰大司馬加太子少保卓然三世名臣劉君不自言毋由知之知之而為劉君言之乃劉君蹶蹢不欲聞曰公卿之後而為趨走小吏甚愧不佞則不以為然以陳太丘之後有拜司空大鴻臚者乃世人之目之則曰公慚卿卿慚長今劉君宦未幾

何卽負循吏聲拜婁獎且也以所賜金置饋而羞之先
公曰不敢從民間薦一孟粥也吾知劉君之無色慚也
已於是欣然從學宮博士弟子請為詩而叙之

中泠館集小叙

楚王孫鎮國將軍仲和博古多通嗜執若渴嘗治圓武
昌城中為高樓顯瞰黃鵠磯其下有井與大江脈通仲
和飲而甘之名之曰中泠其館亦曰中泠館夫中泠天
下第一泉也在金山之麓修綆百尺引而出之或曰非

也在郭璞墓之稍北中有旋渦蹙沸處余既從仲和得
所稱中冷館與諸賢大夫士之篇且讀且倦假枕而寐
夢一道士霓裳蹁跹揖余言曰吾金山君也自吾泉之
品貴於陸居士羽而見嗜於李太尉文饒以太尉之古
不啻易牙其上流若金陵之石頭城下水相距不二百里
而能辨之且夫更自此而上流可二千里而始為武昌
乃能辱我中冷之名者誤矣傍一人解之曰非也自李
太尉之嗜此水而入秉中書軸鎮海之節使者月為致

此水郵置苦之有水遽之目一日有異僧來謁曰公毋
溷此郵置為也長安其坊井與中泠脈正通太尉乃取
此井及中泠雜它水十餘器薦之僧獨取此二器曰皆
中泠也太尉為嘗之亡以辨也而水遽停矣今者安知
武昌之不為金山而仲和之井不為中泠也耶余應之
曰皆非也夫水未有不自天一化者也其性殊其味殊
然而其源未始殊也吾不以甘苦別之而以恬澹受之
通之於玄膺而納之於玉池冷然太虛之淵而盎然太

和之府天下之水皆中冷也毋論仲和得稱之即金山君不得而擅之而又何嘒嘒焉醒而志其語且為詩一章以貽仲和

淨土羣書類選大成叙

自佛教東被而僅以福田利益之說為衆生媒高明之士如法潛道林輩不能得其精而姑以莊老之緒言飾之其辭彌修而旨彌濶獨遠公昆季能取如來之喻舍利弗者而創白蓮社菩提流支又能取如來之喻韋提

希者而授驚法師淨土之教遂大行於天下然如來大
要欲以魚攝上中下智權實並顯而下智者執其權而
盡以為實則求佛於佛土而不求之心上智者憫之曰
即心即佛而已如來蓋嘗曰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而為
之徒者遂舉闕而盡以為權曰無所謂淨土也嗚呼

非無淨土也自是二家之學更相詆排若聚訟而有能
魚撮其標者永明壽之外蓋寥寥焉當宋之障其文言
訓故毋論吾儒即奉西方之教者前後撰述亡慮數十

萬言往往枝蔓不根張皇過實其較欲以詆訶異見壯
罔甚口噫嘻豈如來使之哉友人左馮王賜紱乃獨能
蒼叢諸說之精者而汰其複雜者又為之創例臚釋使
人一展卷而渙然解躍然慕吾不知王君之視遠公流
支功德如何覺此報身栩栩蓮花間矣雖然吾竊謂王
君集此以利人則可以自利則不必也吾嘗竊笑夫禪
者之與奉淨土者其流不能一而譏夫教典者之辭之
漫則一也今禪之書為百千卷而淨土之書亦百千卷

然則何以謝教典者譏也君其反之心而已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此非禪者語也如來語也亦何以書為而況更百千卷哉君嘗令二巖邑有聲棄而學佛有三丈夫子其二子已應進士舉不顧支一策編游五臺少室東渡江訪余於曇陽之館被衲經行者三年不肯歸出處約略如劉遺民陶靖節而精進過之余甚嘉其志行之篤也故為之僭叙其簡端

潘景升詩稿序

歟故未有詩有之則汪司馬伯玉始自司馬之為詩而仲氏麓之諸少俊相焉不可指數而潘景升其最褻然者自司馬之為詩好言濟南江左屬濟南已先厭人世則諸少俊之趣江左不可指數而景升又最其褻然者江左為誰不佞世貞也當景升之薦始其稿曰蕪葭館已又薦其稿曰白榆社已又薦其稿曰東遊不佞覽之韡韡如也誦之復鏘然中宮商乃掩卷謂曰子之詩質文剗矣情實諧矣抑揚頓挫足矣可以雄矣子年今何

許曰三十矣然則子之所未備者體所小不竟者變而子之所不乏者年而又何不佞之問曹生從傍請曰固也景升業已游建康錢唐將北走都會擊聲名軌物之嫩與諸賢豪執文之轅敢藉先生一言之弁以重不佞笑謂景升曰子以我重子乎將子重我乎坐吾語子夫子之詩不藉我而重抑我之言亦不能使子重何以明其然也昔者陳拾遺之造都下也以一寶琴而聚諸賢豪之目既聚而出其詩百卷即推寶琴而碎之而價踊貴

何者以琴之寶不若文之寶真也今子之詩拾遺也詩而我之言琴也何所藉我重也吾有友歐楨伯者一大老欲用之兩制索其所構撰得浮淮集而袖之三日不復報已而謂所親曰不必讀其詩其為序乃一怪妄人耳謂不佞也然則楨伯之重以不佞輕也而何能子之重也景升不憚曰曹生之請誤宜先生之訑訑拒也夫我以求益者也非為名高者也然則不佞已言之子之所不乏者年子發於機而中於則充實而光輝大而化

之是在子而已矣毋論江左即濟南而上而天寶而景龍而建安而西京皆筌蹄也我且為琴碎矣不然歸以質諸汪司馬

乙酉南都序齒錄序

萬厯乙酉南畿鄉試事竣諸試而就薦者有鹿鳴之會畢則復為私會其次不以名而以齒乃復各出其家世祖父子弟之詳錄之以志同升敦世好也謂余有一日長相率而來請序余不獲辭則進而語之曰多士而今

而乃知有讓乎哉始而之挾冊而入也人各自賈其勇以爭先而求勝也若射者之爭先而求破的也揖而升下而飲大較以讓之禮矯其爭故曰其爭也君子今多士之為此會也則盡絀爭之心而為讓殆猶賢乎射也且夫禮之重齒也則孟先生志之以媿於朝廷之爵輔世長民之德而為三第曰鄉黨而已而不知君之世子甫十六而游太學以與齊民齒大祀之饒燕毛以第之而亦曰序齒則齒之為典伸於朝廷宗廟而莫敢廢若

是乎其重也夫豈直鄉黨而已雖然自此而進公車則以射策之高下而為序齒弗與也服休服采以行能為大小齒弗與也十載九載以職業課殿最齒弗與也一堂之吁咈以公是公非為可否齒弗與也同道為朋退食自公濟濟雍雍而後齒之用顯齒之用有禮而無飾有厚而無私出乎巽成乎睦如是而已若夫當仁之不讓于師則然而況邂逅之適托稱為兄弟者哉且夫而之所筮出則高皇帝故都也其產則又高皇帝鄉也二

百餘年所滋培而登進者不啻數千萬人乃有今三相國若夔龍伯夷之相讓於旃履之表多士亦可以興矣彼區區世好之誼故可略焉是為序

乙酉南畿歲貢錄序

不佞讀功令至國家所以待諸生之典未嘗不廢卷三歎也諸生誦法孔子業操觚從事經誼則登之學宮使其師長玉成之未已而特設憲臣以課試之拔其尤者俾餼於宮以無虞於膏晷而三歲一試之拔其更尤者

列名於鄉書明年復大試之復拔其更尤者置之鼎甲授京朝州邑大僚以至公卿輔相即不及者不害為郡貳州邑之長乃又未已而歲取其餼之最久者二人而得一焉餼最久則不能無日暮途遠之色而其途抑而次之三則又不能不縮焉而小沮嗚呼是未知其所以重也故事諸舉子之儁於南宮者天子始為之臨軒而試之今者諸生之貢天子亦未嘗不臨軒而試之也且委目於師保侍從之臣其出而為師長也則大宗伯大

冢宰又三試之留而遊太學則復受經於祭酒司業執成而後為選人其選小亞於前二途而已即不自薄而受試而京兆其得稱尤者列鄉書不異也然則國家之所以重諸生何如也自不佞之奉璽書董南畿學政至乙酉而有鄉薦獲預觀人文之盛甫竣事而復舉歲薦之例以有諸生諸生毋亦謂使者姑以資而見推不克自振耶即使者以資而推若天子故不以格而限若也蓋嘉萬之際兩詔旨惓惓並隆於三途可推已諸生勉

之遠毋論公孫平津董廣川不有擢巍科升甲第而步
武木天者乎次之不有舉令長博士高第入備臺察郎
署者乎雖然此但其遇焉耳途有三而尊主庇民之心
一仕有顯塞而志行政術無兩此則不佞所以望諸生
者若夫志同升講世好諸生固自饒之非不佞意也

馮氏家乘序

馮故姬姓畢公高之後而其為晉卿者曰萬萬之別為
魏其支裔食采於馮城遂別為馮春秋時有太叔者自

是諼於齊亭於韓去疾劫於秦唐奉世野王異於漢仇
於唐京於宋勝於明馮固鮮它姓其人又最顯重且賢
而今按察副使某某甫之著世譜也志其略而弗系曰
吾以避飾也當馮之自中原徙而江左莫諗其所自自
嘉禾之繇大匏徙濮市里則灼然矣故斷自九世祖節
一公始節一公之後馮遂林林殷殷矣一按之而可悉
也世譜之外有凡例有行表有恩典有藝文有宗範合
之凡六王子曰余讀宗範而知宗法之通於治法易易

也其親則天矣其倫則人矣其情則洽而法則哲矣反之而敦睦之念有不油然而生者乎循之而畫一之規有不肅然思守者乎傳有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是譜行環馮而里者其興仁讓可推也環馮里而州邑者其興仁讓可推也吾故曰宗法之通於治法易易也諸為譜而傳者曰蘇明允氏法整矣而失之略曰康德涵氏曰李獻吉氏辭古矣而失之訐若某某甫之為譜也即無論其文若何匪略匪訐吾於茲有取焉

故不辭其請而為之序

止止堂集序

止止堂集者少保左都督戚公元敬之所著也集之部
二曰詩文則橫槩一編既之矣曰著述則愚愚一編既
之矣不佞獲卒業焉作而歎曰吾今而後乃知文武之
道也當三代之盛時其公卿大夫若伊周太公望仲山
吉甫輩皆通極於道德性命之奧究于太上之所謂立
而後以其緒措之而為功宣之而為言其所謂功者不

相則將而所謂言者誦而訓誥詠而雅頌要非有二途也秦漢而下雖將相之任未判然而其學無所根柢以故其用不能相通貫然營平之議屯田與武鄉之表出師此皆於矛盾之上得之何嘗不浚澤通理哉彼其於道猶時間有所闇詣故也嗟乎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即絳灌之武吾未之敢議不知隨陸之文其於文果何如也元敬自束髮而從軍者踰三十年南靖海北備邊橫草之功勒於五熟之釜遂至師保極人臣三十年之間

未嘗一日不被堅執銳與士卒共命於矢石之下何暇
握管談藝哉以今觀其所著存而彬彬者師旅之什發
揚蹈厲燕閒之章清婉調暢紀事之辭委曲摹寫誓師
之語立髮剔膚然此猶其副墨耳著述之編跡若以為
巷史黃初者顧其大嫩在於推物情窮時變洞陰陽之
消長驗人事之得失曲而中肆而隱往往於身心實際
出之機有所不能秘念有所不能忍始稍露其一斑於
兵法焉吾不敢遽以三代之合稱之然何至作傳修期

揚處道工一檄長一咏而已也元敬既得請解嶺南帥符過余山中而出其書曰願以此受一言摘余少長於元敬二歲弱冠汨沒於鉛槧今且老矣方有子雲雕虫之悔而暇為元敬叙之雖然元敬不得余亦必傳且謂元敬傳余哉余傳元敬哉

六經稽疑序

弇山人曰大梁蓋有周宗正灌甫氏云灌甫少負異質以古文辭名中原顧意殊不屑之汎瀾百氏且徧而後

歎曰舍吾梁肉而感額而昌歟之嗜何也盍求之六經
哉於是盡治六經夫以孔子刪述之教昭明如日星而
所從諸弟子不得盡得其精神心術之微而各以其習
識為傳訓蓋一二轉而愈失之中間燼於秦蝕於壁玄
豕魯魚於傳寫則毋論其意義而已於文有不能盡通
者於是漢儒之注疏起聖人之跡賴以存而聖人之心
亦日以晦蓋歷千餘年而後二程氏出若能獨發聖人
之心而駁駁乎上接其統朱氏益加精焉以至胡蔡陳

皓諸巨儒咸有所訓故聖人之心固寄以不晦而於辭
與事亦有不能盡合者明興文皇帝大集館閣臣修五
經四子業而一時淺儒因循乎舊不能有所折衷雖百
餘年來學士大夫資以進取而高明之儔直揭幟建牙
以相勝博雅之倫間指摘一二異同以示別蓋迨于今
尚紛紛焉自灌甫之盡治之諸傳疏訓故無慮數十百
家臚列於吾目而唯吾之汰苟其是則不以世之所忽
遺者而廢吾是苟其非則不以世之所趣沿者而廢吾

非其所治經文訛者正之衍者去之錯者理之若禮經
而非出於聖人之筆則紕之必不牽合傳會以覲人之
知而無我罪今所行六卷彬彬焉雖不悉繇灌甫臆其
於道亦足稱爾雅矣昔者河間獻王僅能不愛其財力
以收經籍之遺實鮮所發揮劉中壘稍稍有所發揮矣
然道術之岐錯而不能雅馴尚灼然為漢賢宗室表灌
甫視之當何如哉大梁雖一城周之孫子其麗不億咸
執經而受灌甫業盡洗信陵梁孝之好醇如也則灌甫

之所嗃矢宏矣

王給事恒叔近稿序

王恒叔為給事中在申酉間所抗論國是天子為之歛容以聽舉朝震動而一旦請告歸卧天台中久之聚其所著詩文若干首而授世貞曰吾於前輩所推挹三四公未嘗不高信陽之才與迪功之調而惜其短北地之莽莽歷下之矯矯其猶超乘乎哉恨生晚不獲從事於橐鞬鞭弭之末也豈可以當吾世而失足下其不即

惠一言之升則請受丹鉛焉以當繩削世貞謝不敏敬
報給事古有曹子桓者其人豪士也挽當塗之卓以沃
炎燼噉吳蜀不足飽而惓惓謂文章為不朽盛事與北
海公幹之流較短長於七寸之管少陵昌黎詩文雄耳
生平之精力意氣約略盡於辭藻間而至薄以為小技
不尊稷契其任必欲自顯見於救房相排佛骨之二章
即毋論三君子後先所習與所志殊要之二者皆並重
不相廢也吾嚮讀恒叔所上封事為之咋指稱歎以為

文莫有大於此者且夫大丈夫不勝感慨一念用其壯
於半夕之思晨奉皂囊叩神虎門行則天下蒙福不行
則萬世歸名豈不亦簡易宏博哉恒叔既已得之於彼
乃不自快而精意於曠日持久世所不一切好之業如
此使其過子桓當何如其契也恒叔於詩無所不精麗
而歌行古風尤自出人意表其索之也若深而甚玄既
成而讀之則天然無蹊逕痕跡矣文尤能近西京出入
史左叙事委致而以險絕為功至於談名理探禪那往

往有心解神悟者竊謂恒叔之進於道易也即不然而
山中之業成更出而畢少陵昌黎所謂者亦豈難哉彼
前輩三四公恨不值恒叔耳不恨恒叔不值也於是恒
叔得而弁諸簡

重刻幼幼新書序

上古聖人其視黔黎真若一體稍得其所以生者即思
去其所以害生者以故炎帝甫制耒耜教民樹藝而五
穀之外百藥性味之所宜與對治之法君臣佐使之用

加繼之黃帝之世其人甫息肩於兵革即憂其災厲疹疾而岐素之道顯彼其一日而不能忘衛民之生也如此然聖人之於民老老幼幼寧有二觀且必自幼而壯而後老而至於幼幼之術抑何其簡略不備哲也至秦越人之游秦以其地貴小兒始為顱顱醫而張仲景之高第衛汎衍其方而得一卷已爾若夫倉公華佗徐氏父子之術神矣而未有稱及幼幼者何也豈聖人之仁其心思尚有所不及而三代之民不甚愛其子即將無

風氣朴茂所得於先天者不薄而夭札之慮少故也然
自余生長閭里間耳目所覩見人之生以日計而得全
者十不能七也以月計而得全者十不能八也以歲計
而得全者多矣然痘疹乘之則十又不能六也夫痘疹
於幼為甚危而醫之於方絕不及者何也或曰其症不
起唐以前第不知所繇始攷之前史備載人貌之妍醜
正徧獨不言疹厲其然哉夫幼者之為疾非若壯而老
者之有七情五欲焦心勞形以為困其感也不煩而治

之若稍易然兒不能自名其所苦與所繇病狀欲方寸之指而察其脈則甚難天下之為人父以律為人子者之情則老者差急而少者差緩然以事理論則老者所必至而少者尤權闊而可憫用是而觀凡唐宋之際有能究顛顛及痘疹諸方證而筆之書者其人不必聖人其所用心與操術則聖人也宋故有幼幼新書長沙劉帥托善為方者王厯王湜萃諸方而詮次之而李庚為之序者也凡三百餘年而盡散佚不備吾郡之精於醫

者陳以端氏奉其父之遺意求之二十餘年而始得其
全念其傳之弗廣也訂其誤刪其複而手書之以授梓
人於戲若以端者不亦聖人之徒也哉竊聞之主上高
拱淵穆日勤思元元卹災賜租必欲使斯世登仁壽之
域而後愉快然則是書行其所以陰翊王政不淺也是
故感而為序之

吳曰南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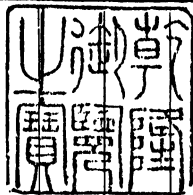
觀察使者雋都李公為余言故守寶應令時邑諸生有

吳曰南者其年差長於公公不以弟子蓄之置之客席而曰南亦不敢自居客兩人交折節而談古文辭甚洽也俄而公出一編凡數種有觀槿稿竹西集白雲稿折麻集水影堂編月舫集曰南之詩若文皆在焉又出一牘名為上李公而中皆齒及余以丹鉛之職見屬余不佞獲卒業焉則其詩辭旨清麗神采流暢發端必工尾結必適有色有聲必露蹊逕吾不知於大厯貞元何如置之隆萬之際灼然巨擘也文之取材尤更古雅雖降

而就時趣左馬翩翩之步自不能掩夫淮南水清而土
沃最為文彩風流之地至明興而稱操觚之儁能追踪
古之作者指不可多屈寶應濱湖一小邑耳而有朱升
之參政與其子九江守子价升之善何李其趣正而平
子价善揚用修故其詣險而麗升之之長在風骨子价
之長在才情升之有體子价饒態雖父子並振而文武
異用其在曰南可謂能兼之矣夫豈唯能兼之抑且折
衷矣李公言吾物色淮南諸名士少當意者獨一吳曰

南夫子胡尚未知也夫余於天下所操觚者靡不聞風而見趣其姓名與其辭皆能舉之乃其知曰南何晚也非李公幾失之雖然猶愈於終不知也公又言曰南以歲薦危得官棄而徜徉乎寂寞之野夫豈亦函牛之鼎不可以小烹要其中必有以自信而自樂者嗟嗟如既有以自信而自樂何所藉不佞為公曰彼非藉子而後信且樂其信且樂當藉子而堅且天下知之不為多人知之不為少揚子雲方對鵩夷而草太玄意若無所

營者至天下皆以覆瓿而得桓君山之一諾謂子雲不
躍然起吾不信也遂次其語曰吳曰南集序



弇州續稿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續稿卷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_臣潘度筠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_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_臣張承恩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五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王承父後吳越游編序

崑崙山人王承甫始所為詩曰吳越游其之閩曰荔子
編之楚曰楚游編其最後曰後吳越游荔子編余業已

序之矣其時不能盡承父而余序亦不能盡承父詩已而與承父交益堅其知承父益深乃為作崑崙山人傳意以能盡承父矣既而承父出其所謂後吳越游者而屬余以序余乃曰吾之不能盡承父於荔子編固也至崑崙山人傳於承父生平得十之九矣而承父若有未盡者何說也得非以茲編哉於是取讀之凡五日而後卒業大歎咤曰吾誠不能盡承父吾負承父吾負承父立為之叙叙曰余束髮而談詩自風雅而下至於近代

亡慮數千年於條格升降無慮數十而所考鏡若黃初建安六年以至三唐兩宋勝國其人無慮數百千而體亦因之至明興中葉而北地信陽歷下之輩出乃能以一人之宏識而盡擷羣有之高舉囊括包併若力政之於六雄可謂體具而功不易至承父獨不然以為事與景者天地所自有之物偶遇而收之情與意者吾所本有之物偶觸而發之耳彼吾役也吾不彼役也然獨承父之材甚高工力甚至以故其句就而色自傳聲自律

篇就而用恒有餘當其忽然而至沛然而出風馳電擊
縱衡跋跋於廣莫之外使人心悸魄奪而不可禁而悠
悠旆旌徒御不驚之氣象自如也及乎劇心為字琢字
為句或陡削峭拔或宛曲綿麗驟讀之而恍然若新既
諷之而又恍然若故則人工之極葉玉而與真玉同求
其雕鏤之跡不可得也承父於諸體無所不精歌行尤
其至者五七言絕五言律小次之七言又次之其編可
十卷五卷而前猶不能盡去何嵇巧儻之累五卷而後

則以茂功之不敗而兼萬徹之大勝無餘憾矣談者尚
謂承父上之不能超景龍而下之不能汰咸通以後為
恨嗟乎此所以為承父也以承父才使浮慕其名具體
而必古之是徇以與三君子角彼所闕襲三而為四不
難所以為承父者滿矣余老且厭吟咏其於序學士大
夫詩亦不勝窘今獨欣然而草承父詩序豈唯毋負承
父亦且毋負我耳是編也梓而行之者吳江令徐君元
其識承父最晚而最真今以高第拜御史

余德甫先生詩集序

當吳明卿之見過而以余德甫先生之訃來相與悲詫久之即有意掇拾其遺文辭以傳又三載而先生之子棐以朱用晦之狀來請文其地下之石許之業脫稿矣而棐意若有未已者袖一編出之曰此先府君詩也吾子其有意乎叙而傳之余謂所為地下者稱先生詩已詳且吾於子鱗也傳而不再叙棐再拜請曰昔者歐陽永叔之於梅聖俞也志而復序之其於蘇舜欽也叙而

復志之人固不以幸豔二子而以友誼歸永叔吾子之
以李先生辭固也獨不曰有宗徐二先生之例乎哉此
當自有故不然豈其於二先生厚而李先生薄且夫志
者兼世系事行而紀之者也其稱指博於法不單行序
者序所撰著也其稱指專且於法得單行是故願及斐
之未即溝壑而覲吾子也余因稍取讀之則先生之詩
一而先後幾三變始先生入吾社時喜于麟甚其緩步
張拳豎頸扼腎皆精得之然而其所自致者不能勝其

所從入者是故片語出而重邯鄲之價然猶未免蹊逕之累歸田以後於它念無所復之益搜剝心腑冥通於性靈神詣獨往之句為于麟所嘉賞然于麟遂不得而有先生其又稍晚運斤弄丸之勢往往與自然合或于麟或不佞或大厯或貞元要不可以一端目之大要突然而自為德甫然置之古人中固居然亡愧色也江右之名嶽大江揚瀾左蠡以奇麗甲天下名相宏儒之業有非它藩所敢望者獨於詩未有以稱也詩之病起於

半山而成於雙井是二君子其源非不出自少陵特取其工與老之似而加蛇足焉半山之工工而穿鑿者也雙井之老老而僻澁者也又不幸而有呂居仁之輩為之社而尸之其毒浹於肌髓而不可救明興大紳子啓狂奔亡論已弘正之間一二操觚者意若有所濫觴而識不稱才筆路藍縷雖勤而未闢嗚呼先生死矣改社改木疇能舍先生尸哉先生於詩古近體亡所不致佳近體獨超近體五七言亡所不超七言律尤妙吾得而

叙其凡若歐陽子之所致歎於梅蘇二子之窮不遇者先生固有之然非所以論先生也

朱宗良國香集序

朱宗良者豫章諸王孫名多憤者也當宗良時諸同姓子侯居閒鮮事而豫章無重王填拊之小不受宗正約束棄其日於鷄狗屣瑟之社宗良少亦時時中之已而折節自勉勵為古文辭當余之罷青臬歸數歲宗良諸從中有用晦者以其所業寓余因定交焉宗良年差長

於用晦而通余獨稍遲得其詩亦晚然自通余之後其
詩之進如日升而川盈雖宗良亦不自知其所繇至也
余既以病屏廢然不能盡謝筆墨而少年噉名者猶日
聊蕭之顧剽襲蠅擾譏譽蛙沸幾令人厭而思唾偶一
念及宗良走書詢之謂能以新詩悉貽我乎我當用唐
人詩例而字之曰國秀時宗良方危忌者邑邑不自得
盡裒其所著各體曰石蘭館藁者凡若干卷謂王先生
幸賜一言之評以為異日不朽地余得而盡讀之大要

氣清而調爽神完而體舒其用事切而雅入字峻而穩
運思深而不刻結法適而有餘味即不能盡捨歷下信
陽之筏而登彼岸要之其發於機而止於成器者自不
可誣也嗟乎以獻吉之在大梁大梁朱邸何啻數百千
日縱金饌玉以客獻吉而不聞能襲其聲咳小自顯見
者余乃於數千里之外而坐得宗良抑何幸也自古稱
天子懿戚若淮南陳思貴至戴遠游御朱紱然猶不勝
其懣懣宗良之困極矣其鉅麗固不敢遽望二子而有

以自樂於不朽之地意固勝之藁初曰石蘭宗良志也
蘭者國香也請更字曰國香而為序之

王司業先生文集序

王司業繩武先生之詩刪於仲子逢年之手者余業已
叙之大要謂先生能采建安六季之材而歸開元大厯
之格其韻頗吳中前輩表表可指數而未有能名之者
蓋又大其材而惜其不終遇也亡何先生之次孫德安
太守炳璿復刻先生之文於中郡而貽書屬余則謂先

王父不幸而不過於時幸而過於身後以有先生序先生序乃獨詩耳先王父之所重者文而文之所重者在章奏為其可以靖所蓄而獻人主以益於世乃悉受而讀之大歎訖曰嗟乎吾幾失先生哉明興高皇帝以馬上得天下業有文矣而是時金華烏傷以瞻博顯雜以宋人之撰成一家言易世而廬陵出始顯為歐陽氏體雖不能盡得其步驟而以典雅間臺閣之業幾成而不可變德靖之際北地信陽稍出而倡西京然不能以其

實勝於是兩相持而不相下嘉靖之季則華州內江諸先生始改玉矣而其端則自先生發之先生之讀中秘書其偶凡二十四而留者僅七人是七人者往往自廬陵而上追昌黎氏而先生為最又時庀西京之賦而陰益之以故祖西京者不能盡收先生而紹其統彌廬陵者又不獲奄有先生以為羽翼其知先生者則鮮矣先生尚以為雕蟲之技而小其用故其再起宮坊佐成均於宦路嗟暢則慨然以賈長沙劉中壘次而陸忠州自

居屬邊境有未寧先生上疏請使使齎遺金帛於別部
勁者俾為外援苟得間則以一軍出鴈門一軍出居庸
左右犄角夾擊以集大勲其語甚壯而臺諫以非所宜
言沮之先生意憤憤而會上久幸西苑輟不視朝且有
輟御之變乃復上疏極論天子當深居法宮左右前後
執戟傳警以備非常豈可輒止單外以萬乘之軀試不
測地因請上還大內改元更新天下耳目以布勵精之
治時上心諱還內而名惡改元謂非故事罷先生官屈

不復振矣先生前後具疏多國家大計而尤長於禮樂
家言故嘗請祀薛文清公於孔子廟庭又申明太學四
事九廟災疏謂春秋哭災漢氏變服令詣陵題主宜皆
中反虞之義不得以吉禮從事又謂宗廟石室藏主為
宗祏公羊高曰主藏廟室西壁以備大漢儀藏主西牆
埴中埴即石室也今建太廟宜於北壁鑿石為埴納主
其中以備古禮前後有報許有僅報聞而識者咸避之
夫長沙中壘忠州或早棄或中躋或晚蹶若不盡異先

生然皆位九卿取宰相而其言為人主所信采未有屈而不振如先生者則命也是三君子皆以文章妙天下忠州用宏辭進而不聞有篇什中壘則尤寥寥矣長沙有賦十餘篇今皆非其至者宜乎先生之重在是而太守之欲得余序於其文也顧余束髮從事鉛槧獨不能得其要且重者終其身汨沒於耳目之好而尤見役其愧先生多矣故強顏而為之叙

張昭甫詩集序

大梁張

開甫

司理晉陵過余而談古文辭甚洽也已而出

一編示余曰此吾弟昭甫之詩而不佞為次之昭甫之
試於大梁也實先不佞鳴今者不佞忝再佐大郡而昭
甫猶初服也昭甫素好吟既不得志於公車則其好益
甚茲集成不知可藉手以薦先生乎余讀之曰可則又
曰不知可藉先生而傳乎余讀之至再曰可以傳矣則
請受雌黃焉既而請序其稱致友于之情良苦余迫司
理高誼不能辭序曰河南於古為天地中周之都洛其

文獻皆從徙當冠被寓宇而識者乃以為詩亡非詩之
亡其道亡也東漢而都則猶周矣其詩若小暢而卒不
能嬾西京五季而末其都則稍徙而南為大梁梁亦中
州也然而未間有以詩標舉者蓋數千餘年而李獻吉
氏自北地來大梁一倡之何仲默氏自信陽應之嗣產
大梁者高子業氏羽翼之已復寥寥其人矣昭甫豈有
意乎哉吾不敢遽謂昭甫能雖然適燕者北其軌游越
者南其艦勤而嗣之未有不達者也昭甫運思必新出

語必雋偏詣之鐸警拔動人苦心之致間成自然或邊幅小不足四聲小未和耳此二端者子葉百一有之北地信陽不爾也夫攻詩者猶之乎攻壁者也昭甫之壁辭璞矣其器完而理就小加以潤澤則連城矣夫力追三君子而上之振宋之衰而文東漢之木毋使千古有詩亡之歎則有昭甫哉斯集也謂吾以是盡昭甫則不能謂昭甫而止是則不可相千里者取汗血可也

劉闕

游山諸記序

劉闕

松陵名家子以經術補諸生古文辭奪之既而復厭之悉棄書不習習西竺言已又兼習養生主言頗能挾其秘而家故貧至是貧益甚居恒歎曰向子平何人哉必婚嫁畢而後遊吾立槁此蝸殼矣今年丁亥春雲間宋生少而有物外致邀之與偕謁齊雲擘黃山白嶽之崔嵬還汎明聖縱游六橋三竺兩高收飛來石屋煙霞之勝在股掌間俄而擊汰錢唐溯桐廬挹嚴灘遂陟鴈宕躋其頂訪天台石梁觀瀑布抵永嘉而休焉悅

若與謝監孫興公相值游必有詩且有記歸而出其橐
得記以訖余而謂且序之余嘗謂遠古之文章無如漢
兩司馬而子長甫二十則已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
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過梁楚以歸至於略定邛
笮冉駹斯榆之地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靈山
道橋孫水以之邛笮此則長卿之所徧歷而子長為郎
中時所同者夫以跳盪萬餘里與日偕沒其間名山大
澤何限惜天之未啓衷不知有記不能發其奇以與之

爭勝於宇宙而其後知有記者又多姜庸不稱獨一柳
柳州稍有致而僻在荒服且以牢怪聊蕭之旨當之宜
其至今不相值也某某之為記不敢遽謂值所謂名山
大澤者亦不藉某某而傳乃欲托以不朽其志則甚大
故人何鏜蓋嘗最古今之游名山而記者悉梓行之於
世某某晚其猶在梓之外也所謂不朽者將在余序哉
將余序哉

春秋左傳注評測義序

為春秋而著者凡四家左氏最先出而其大要在紀事
與言時時有所發於經而不盡為經後公羊穀梁氏乃
以其所得於夫子之門人者而各出其意以釋之蓋終
其書為經後而不能盡得經之旨第公穀之為弟子者
能世世守其說至於漢而益盛而左氏不復能然自胡
毋生董仲舒始治之劉歆獨超乎其父之見而尊明其
學太常之移幾糜躡於羣喙而不之顧嗣後寢有聞至
杜預而益精詳於訓故參伍諸家之說而訂正之然其

意實先傳而後經是故其合者或以傳而證經而其不合者多飾經以從傳精識之士猶有所未滿至宋胡安國氏之傳出宋儒隆而尸之右文之代乃遽用以頒學官式多士而三氏皆絀矣左氏雖絀然以其事之詳而言之妙且豔也纂史者用其凡摘文者擷其奧如日星之麗霄愈久而愈煜如顧杜預之治左氏不必悉當而諸家之翼之者又多散見錯雜不可編究凌以棟少習春秋而於左氏尤稱精詣中年以來乃盡采諸家之合

者而薈叢之發杜預之所不合者而鍼砭之諸評隲左氏而媿者皆臚列之左氏之所錯出而不易考者或名或字或謚或封號咸寘之編首一開卷而得之不唯左氏之精神血脈不至闕索而吾夫子之意十亦得八九矣夫經以志史以記此自古兩言之然而文中子猶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其獨不訾左氏者志與記不偏勝也左氏臣春秋而素杜預臣左氏而忠以棟之忠於左於杜其尤炳然哉蓋以棟之於太史公班

氏皆有書曰評林而茲獨曰注評測義曰注曰測義則進於評矣余故得而序之異日左氏之鄉有歸然而宮者以棟不在兩廡而在堂坱之間矣

蒙溪先生集序

嘉靖中南昌張公為左司冠而余守尚書郎公故嘗讀中秘書操握文柄有冰鑑聲而余自吏牘外不敢以雕虫之習進蓋僅三月而留都數中倭赤白羽不時上天子心器公超拜大司馬乘遽之任公至則蒐卒乘勵甲

鋌峻睥睨廣間謀倭益避徙遠去無事而會卒之悍者
憤少司農之餉不繼噪而戕之公馳單車於白刃之林
以片言緩其鋒而徐出奇筴捕誅其亮黠而卒不能勝
忌者喙解機務以歸蓋又十餘年而令終於大臣之卹
咸備公故廡不治生歿後家日以落獨所著述甚富而
不能無遺佚其最小子繁竭力撿輯僅十之二以走嶺
大帥連江吳公為序而梓之繁復走白下屬余序余故
獲事公何敢辭竊觀夫公之登第及仕宦中外俱嘉靖

間當是時天下之文盛極矣自何李諸公之論定而詩於古無不漢魏晉宋者近體無不盛唐者文無不西京者漢魏晉宋之下乃有降而梁陳盛唐之上有晉而初唐亦有降而晚唐詩之變也西京而下有靡而六朝有歛而四家則文之變也語不云乎有物有則能極其則正可耳變亦無不可張公於古靡所取財於諸公間亦靡所傳麗而能用其所自發之機於偶觸之境當於無意有意之間而得其或離或合之矩詩之出若自錢劉

者文若自廬陵者然欲執錢劉廬陵以一端擬公固有所不盡也大抵溫厚和平不失治世之音典則雅緻無累君子之度使文中子而尚論一時之盛於公其能舍旃或猶以未得覩公之全為恨夫青鳳吉光之裴燬而一羽至猶百金公裘尚未毀也連江公故大司馬屬也其為舊也非余不佞所敢望也李鄴侯之後子亦有繁者能慕侯之業以為家傳至于今膾炙人口繁庶幾勉之哉

二酉園集序

陳左伯玉叔先生弱冠而侍其先大夫宦京師所著古文辭出必傳賞士林既舉進士官廷尉平得極意其業所交皆大父行天下長者咸折節而稱先生詩於是名驟顯著旋守淮安股肱郡視學西蜀漕于河臬藩於閩暨西楚它輜軒所經繇若周若燕若齊魯其家居七澤又皆江山名勝地有至必游游必有賦記叙之類以發之而其地之賢豪大夫亦必以不泯之計請先生一一

應之不倦念無以報先生德則必求先生之詩若文為之叙而屬門故壽梓於是先生之編甚夥而叙亦稱是時汪司馬伯玉暨不佞貞亦與焉先生猶以為未慊於志因悉裒其前後所著書若文仍屬不佞貞與伯玉曰二子更為我叙之嚮者志吾之進也今者將志吾之就乎不佞貞曰唯唯夫天地之精英獨畀之人而人之精英漸溢而著之言為詩若文是皆因天地之自然而節奏之還以黼黻乎天地者唯此二端而已詩近方文近

圓其為體稍殊而見之用則一也有自外境而內觸者
有自內境而外宣者其所繇亦稍殊其成於意一也意
者詩與文之樞也動而發盡而止發乎其所當發止乎
其所不得不止古有是言要為盡之矣先生所邁內外
境以百千計其言之就以數十百萬計其接逾繁其應
逾不窮蓋深得夫發與止之樞而執之者是故簡而裁
直而紆淡而不厭悠然有治世之音焉人咸謂先生古
詩出建安近體過錢劉文或左史或昌黎廬陵不可以

蹊逕見軌轍雖然所以為玉叔先生者故自如也伯玉
宏麗工微辭當與先生賡傳而成不朽若不佞則何所
效哉先生之於不佞固無俟執手申契濶而竿尺之往
返亦不啻稱神交乃余弟敬美奉常尤得幸先生如雜
編中所云雙鳳篇者可徵已今甫草先生序而敬美忽
棄余今竊與先生期異日奉常之集成先生能不靳一
言以為瓊瑤報哉則不佞之叙先生集無異所以叙余
弟集也

魏仲子集序

魏仲子集者故司封郎魏懋權所著也其稱仲子者何懋權兄弟凡三人其仲懋權也三人者次第仕於朝以文學氣誼稱懋權最有名兩舉皆高第而官又最顯一旦以病夭故伯子悲之而為行其集也序之者誰吳郡王世貞也始世貞隆慶初起為大名兵使者而仲子參諸生間太守言其秀才召見之僅踰冠耳其人瓌茂朗潤人也叩所為經生業尚未曙於體然而竒思奕奕出

人表矣已奏其詩多老蒼不經人道語矣余方有事於
邢州挾之與二三生俱間呼之飯坐定飲噉自若談說
慷慨無少顧其經生業漸就矩而詩亦以並進余乃以
一五言排律授之於茲道三致意焉余既去大名而仲
子屢試為諸生冠藉藉三輔間聲然遇大試輒不利而
又久之始以第一人薦順天又三載以第三人登南宮
榜以第一人傳臚乙科海內無不名仲子者而是時大
相勢張甚仲子意不平之咈咈見辭色又於時事時才

間有所詆謀大相躁欲收仲子不得後微覺之且擬逐仲子而死矣仲子不以時稍平而益其危言顧其行益峻道益尊天下之忌者卒不能勝其知者而乃有天部之擢仲子亦不以一擢而解其危言遇不可將大有所論白而病扼之嗟乎天之所以篤生仲子者為有意耶無意耶無意耶則不當有仲子有意耶而何遽奪之也仲子於詩無所不工五七言律尤其至者大較情真而語適意高而調協即其才何所不有而實不欲以江左

之浮藻掩河朔之風骨盖得少陵氏之髓而略其膚者也文尤典雅簡勁直寫胸臆譬之赤驥盜驪以千里追風之勢而就御勒毛嫵麗姬太人間之粉澤而以其質顯惜也酬應之請奪之不獲悉發其蘊抱以追儷千古成不朽言而今所見者僅一斑耳仲子於家與伯子叔子以三才子稱其在朝與同年顧憲成氏劉庭蘭氏亦以三才子稱伯子名允貞今為光祿少卿叔子名允孚今為刑部郎中劉生盖先仲子天云嗟乎今皆不遽天

而與三君子並老於朝不為名臣於詩若文不為名家者無所用吾言矣

桂東令馬君生祠記序

余通家子馬君故嘗與余游見其刻深經術博綜藝文意甚念之而不知其傍晚更治後君因公車久謁選得郴之桂東令桂東遠在數千里外而君滿三載方奏最乃以他忤見臺抨得調去夫以一邑令至三載而顧得調余殆無從識其奇及來白下過君所觀壁間刻石生

祠記蓋其邑之吏民追思君不已相與立祠祠之而屬
傍邑曾大理選紀其治行於石夫君之有德於桂東其
細至不可指數而大者乃在廉節卹下居官之始即能
布條教為之齊其羯癘而以次爬搔痼苦而事為之經
理均徭薄稅平刑理冤民既小康而後導之禮讓進諸
生與講經誼彬彬可觀跡君之所以致桂東吏民之思
者不過古循吏之常然他人不能行而君行之此桂東
之吏民所以思而不已也君之得臺梓也不以楚而以

贛贛中丞嘗布鄉約於諸州邑而君以公委出報獨緩故銜而亟抨之然不能用他吏議加君故僅得調不知中丞之所謂鄉約者君已前行之矣余故人李臨淮侯言恭時統禁兵為故都留守見君碑而慕稱之以穹碑之擗不易也別作小隸刻橫珉且為題其後以身不得備民社之寄為恨且羨乃馬君屬余序之余嘗謂天下之公論不在上則在下世之治也上與下俱顯及其衰也多晦於上而顯於下今天下名為治平人主方綜覈

名實而在上猶有晦者何也漢之時桐鄉中牟之頌聲
固暄赫人耳目然其令皆去為貴公卿是以能著而且
久而君僅孱然一吏部選人耳然則桂東之吏民其猶
賢於桐鄉中牟也耶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吾安敢盡謂末世哉君既為吏部選人當更得邑竊為
告曰毋忘所以為桂東者而已

鄒彥吉玄嶽游稿序

余昔癸酉之夏由京口抵武昌梟以一青雀受江山之

勝頗寓之詩且有紀行一序又二載而為乙亥春叨鄖
襄節用間涉玄嶽禮北門貴神則有一賦四記它古近
體若而篇余賦頗時時落人口餘蔑稱也竊意自有宇
宙來操觚之士江行者當以億計陟玄嶽者以萬計寧
無有二三臭味之同收之奚囊以洩其奇而托不朽乃
遠則獨一宋陸太中務觀有江行雜錄則自武昌而上
走江陵道入峽而後止其述視余更詳而玄嶽之遊近
則有汪司馬伯玉徐宗伯子言然皆有記而無賦是三

君子之詩余未能盡觀之當亦稱是蓋癸酉之去丙戌
改歲者十有三矣而余之戚執鄒學憲彥吉始繼焉彥
吉江行有記玄嶽有賦又俱有詩約略視余等而其宏
麗軼蕩備良史之規兼風雅之致非余所敢望也且彥
吉之隄勝余者有四彥吉之游業三十餘濟勝之具充
然而余其時犬馬之齒長幾三之一老矣才且盡矣一
也彥吉一不中忌者意輒去不復顧葛巾野服作道人
裝而余不能不見束於纓弁二也彥吉過齊安往往為

父老所物色羶慕而追趣之恐後其於余見而悚然去而漠然而已三也彥吉偕一道人行若支許之相邁詣往往發為意表語而余則無之四也夫豈獨余務觀之不能得玄嶽游而子言伯玉之不能得江行彥吉固超余而兼三君子之長者有彥吉余及三君子故可廢也余既欲自廢余言彥吉何自而迫欲序之以余能彥吉知又能知江與玄嶽故也

徐司理表異錄序

表異錄者松郡徐司理入為南度支郎郡人思之不忘
相率肖其像而祠之且致禱焉而記之者太宗伯陸公
山東按察使張君也稱表異錄者廣西參政徐君也其
稱異者何以司理得之故異也當漢之東京碑記之類
始盛行然往往以飾墓而著思於逝者未有感德惠而
著思於存者也有之自武都守李翕成陽令唐扶藁長
蔡湛始然皆以郡守邑令長而得之為其才可以悉而
惠可以專也都尉治中別駕之屬鮮矣而況於司理則

又鮮矣徐君之所以能獨得之司理者何司理近上而遠下者也近上則易以通上之喜志而難於悉下之欲惡易通上而難悉下是故上有浮旌而下無真感司理不憚披懷舒款以求情於下情得矣奉而與臺察持即盛氣以加之持殿最以脅之而司理弗顧也雖君家有功無過是矣而司理又數視華亭篆其所以皆令長事其緩輸均役平亭寃滯於下益近而於上益遠以故薦剡雖屢不廢在事六載而僅入為郎郎又僅南度支嗟

乎斯民也三道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尸而祝之又記之
序之宜也友人徐孟孺陳仲醇謂余實知司理集而更
托序焉司理常從直指按部吾郡余故耳其善政纓纓
假令吾郡有思司理者余且不辭序茲復何辭也雖然
令司理入而佐銓曹治臺瑣赫赫者余所不敢許矣司
理名民式由萬厯庚辰進士福建之蒲城人不稱今官
者何其思以司理故也

尹趙同聲錄序

萬厯戊子年秋八月寧國尹同守立甫池州趙司理仁甫同有事于棘闈屬所治經數足其職在簾之外二公素性深於詩居閒無事相與酬倡五七言詩歌凡百六十篇漂陽潘令徵復得而梓之問序於余二君子素與余善既徹棘各以其詩來贄詠之泚泚然音也余偶與潘令談憶在宋慶厯丁酉歐陽文忠公永州知貢舉而梅聖俞都官分校二人故石交懽甚相與酬倡多亦至百餘篇而一時名士如王禹玉范景仁諸賢亦有和者

至今以為雅談然當時諸賢在簾之內故人得議其後
謂以吟咏而奪其校閱之力今者二君子簾之外無害
也諸詩歌才情多疏暢而俊麗不知於梅歐何如格似
差勝之吾又聞歐陽公於其年銳欲變其輕靡之習而
歸之大雅故劉幾黜而曾子固蘇子瞻兄弟進又有程
伯淳者為理學百世宗今歲大宗伯亟上書亦欲變奇
詭而為雅馴不知所登斥視慶歷何如其人士之稱
否何如吾不敢論論二君子之詩而已抑又聞之潘令

之與休寧丁令元甫皆有詩詩皆佳不下禹王景仁能用慶厯例附於後否今之天下名治平逾於慶厯而廟廊諸公能修韓范文富之業而振之其於文復又當返淳趣正之會而二君子又能以雍熙爾雅之音繼美歐梅之後余惡可無述也序以歸潘令

弇州續稿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續稿卷五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序

華孟達詩選序

始余罷鄖鎮歸而無錫華孟達以其文若詩來乞序余業已竒其志而逆其進之未已也始以庖語應之自是

孟達數買舟過余則必以詩謁其詩亦必進如是者數年矣而得百八十餘篇為體凡三大較五言古似韋蘇州而時時上之七言古似高達夫五言律似常建郎士元七言律似李頎絕句在大厯長慶中未易才也孟達之所構結以淡雅為體以和適為用其始非必皆自然淘洗之極歸而若自然者也而至於才之所不能抑則間出而為奇警情之所不能禦則一吐而為藻逸嗟乎詩如是足矣建安以來詩之為用少以故得自致其旨

而阮公陶令之所由興迨其季也用日以博而變日以不可窮於是乎青蓮少陵之業就而天下以為正宗大家是烏可偏廢哉當北地信陽時不廢徐昌穀高子業今者有濟南當亦不廢孟達也孟達以余同調必欲使之衷而信於世則所不敢雖然余聞之韋蘇州在事而僧靈澈者為韋體數十章以贄而求合韋殊不之顧也已盡得其生平所著詩而後大喜曰子奈何強所學而從我我且幾失子然則余之所以許孟達者其能不為

余也哉余故嘗進顧山甫於孟達知其合也試以屬之
戰國策譚概要序

戰國策不知何人所述其地則自兩周而終宋其人則
自周安王而終秦始皇始其事與文則雜出諸名卿游士之
屬太史公因其成資以編史記之十二而其書故隸漢
秘閣劉向稍較定為三十三篇鮑彪合之為十卷彪復
與高誘各為之訓故而吳師道衷焉其用至於今而猶
有未愜者仁和張子文氏治鉛槧之業者三世矣於它

書自謂雞肋而獨此策不減杜征南即必證之古而反之
心有一字不安不已也蓋書成而諸楊杞之精者皆
傳之名之曰戰國策譚揅問序於不佞嘗習諸儒先言
天下之亂至於戰國極矣王畿之大蠶食之使不能當
一小郡而千八百之君併而為七其民日尋於干戈其
俗有壯而無老有喪而無葬者十餘世矣朝而六從暮
而秦衡小則市官大乃市國力用於陽智用於陰巧之
極至於易姓而人不知鷙毒之所發身滅而猶能快其

恨即小有可稱述者不過市魁盜俠之駟為仁義者耳
今天下稱極治至安歛手而承一帝者凡十餘代闡
詩書衿裾禮樂稱唐虞服周孔蓋不獨齊魯為然使老
子居之尚猶以不獲覩古為恨而安用此押闔揣摩之
書為子文氏之治之繇皇考而上迨王父三世益精將
無好其文辭而已夫文辭之益於時至淺眇也然而未
可概論且諸儒先之所推談理而雄者孰有過於孟子
與者哉其次則孫卿第令儀秦代厲犀首之徒鼓頰而

האגודה הלאומית לבריאות הילדים

也子文氏三世則又左袒於談擷者也是故不辭而序之知我罪我我安與哉

張孟孺詩稿序

余故友孟孺之王父張將軍於嘉靖間其人工為詩於官顯至領閫寄已而與孟孺父今將軍左虞善則其於詩益工而官稍滯滯中間僅一都綱漕艘萬夫將而已今者孟孺且當代為將其詩雖不能如左虞鉅麗然氣清而調雅異時當有偏至之目或曰詩之不利人久矣

即搢紳子不能以此博一得意除目乃而僂行苦吟於
白刃之林能從中取萬戶侯乎哉且而父之顯不及而
王父也以詩故而之詩不及而父也將焉用詩苟其勝
之則立覩而之滯滛也孟孺不顧曰吾且之東海從王
先生而質焉見王先生再拜而請曰不穀世守臣也豈
敢以詩遂廢將雖然不穀之愛詩甚寧能以將廢之先
生幸教我夫余方冥心於蝸甲蟲臂之表而何暇為子
謀雖然吾之獲識子王父於今三世矣坐吾語子子將

而詩者也吾當語子將今夫謀者意也魚麗鸛鵒彌縫
率然者篇也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者格也龍淵湛盧谿
子大黃粟馬脂車組練餘皇者材也蕭蕭馬鳴悠悠旆
旌者正也開闔變化莫可揣測者奇也如是而後成師
成師而後可以言將之道也有不通於詩者也耶世不
乏良將然少能以將為詩者若子之父良於詩矣似不
能以詩為將也子如衷之則兩顯矣雖然子之所將者
三千騎耳敢力深入亦足以逞獨不覩夫韓淮陰之多

多益善者乎遇之則靡矣練卒蒐乘厚集以待子歸而
質之若父孟孺復拜曰謹受教請奉以行且以弁不腆
之篇

唐詩類苑序

詩而以類稱者何昉乎昉自梁蕭統氏統之類也大較
則文據十之八而詩僅得一二普通以後弗之及已天
監以前倦於采而勤於汰識者往往遺憾焉宋之文苑
英華名為倣蕭氏而弗徧弗擇則又其下駟矣嘉靖間

有宦於楚者徧取其詩梓之曰苑詩類選友人卓漱甫
讀而歎曰是可以已乎哉夫詩之體莫悉於唐而唐莫
嫩於初盛自武德而景龍者初也自開元而至德者盛
也大厯之半割之矣初則由華而漸歛以態韻勝盛則
由歛而大舒以風骨勝然其所邁之變漸多而用亦益
以漸廣今者獲寓目焉萃而為書一有所需隨叩而足
燦若指掌譬之大將軍將十萬衆部別壘置旌旄異色
譬之賈人巨肆珠珎服膺各安其所二者唯主之所用

之固不必卷蒐人閱而左右逢源不亦快哉且夫事同者工拙自露情一者深淺迴別時代之升降才伎之長短亦可以傍通而曲引固不必鍾記室之品高廷禮之正而後辨也於是有張子象毛豹孫者皆博涉工文章與澂甫志合而任校焉古近體共得百卷曰唐詩類苑既成屬世貞為序或謂澂甫苟欲以小便博世好夫詩取適情主淡泊為上乘足矣胡至齷齪徵事如華林北堂與白僕等伍也是不然孔子刪詩而分別雅頌國風

之屬有賦比興之異故其語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而終之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使孔子而廢博也則可孔子而不廢博何以難卓氏類苑為雖然請更以博進澂甫澂甫既以大厯之半割之其餘者若元和會昌為中中可錄也會昌而降為晚晚可采也不然吾懼操觚者之有後言也澂甫曰善請受教姑先次子之言以升

馮咸甫竹素園集序

余故慕稱廷尉馮公之忠而生左不相值意甚恨之而

又慕稱廷尉公之子京兆君孝而又不相值已而京兆君之子鄉進士咸甫來咸甫負才氣朗爽玉立自意古人無不易及者而顧獨折節余頗出其詩草見示以余之首肯也遂得余序已而益述廷尉公京兆君之政行甚詳遂得余父子忠孝傳已而京兆君來其為人篤行長者也然而亦稍出其詩一二已而咸甫之季父學使君來出其南征集甚奇遂復得余序當余序咸甫詩屬有所感慨於世路之未殺文雅而是時驟得咸甫而故

私胡元瑞欲效合左師陸大夫之筴俾之交相劇切以
為異時狎主之地其於揚扆若有所未盡者蓋又七年
而咸甫之學益博工力益深至游日益壯既以其緒餘
脩南宮之執三上而三報罷其窮亦日益甚今年冬苦
邁軸久之慨然盡取其前後詩彙為若干卷而它文十
之一尺牘三之一傳焉以書請於余謂不孝有狗馬之
疾不獲再拜門下以祈一言之定而久之病良已乃其
辭則益苦友生章茂才子敬代之請則又苦噫嘻余知

之矣以咸甫之富於春秋何恙不已而其於文辭方日
升而川至又豈余一言之所能定毋亦以余耄老不能
及咸甫之大成而效之言也耶今中原之音豪厲而江
左之音柔靡咸甫則既能調之矣唐初之造弘麗而不
及法末季之詣雕鏤而不及氣乃咸甫於二者復有所
汰取矣即不敢以一日畫咸甫而謂之定然欲寘咸甫
於長慶後而會昌前其可得耶雖然余更有以告咸甫
始余得美璞以示國工陸氏者而授之古樽彛圭瓚之

法器成矣而欲用之工曰未也朞月而澤且有光矣復
欲用之而工復曰未也更朞月而出所蓄古樽彝圭瓚
之屬而俾離朱視之莫能辨也然後工完然而色澤咸
甫於文辭非不美璞也法非不古樽彝圭瓚也攬之非
不澤且有光也其猶有朞月之需而已耶咸甫即不以
為定其歸而質之京兆學使二君

姜鳳阿先生集序

弘正而後士大夫高馳遠騁彌擅左而最先秦史遷以

降無述矣彬彬者可指數也乃其弊流而為似龍出之
無所自而施之無所當六季之習則柔靡矣膚立矣巧
者猴棘端侈者繡土木不佞於其間粗亦曉所趣舍以
才薄未盡合也求之天下而又鮮所真合也則不能不
抑而宋氏之思宋氏之若廬陵洪州也雖不得暢于格
而得暢於情與事雖然猶未暢於理也以子雲之愈深
愈晦而退之之或離或合也則又不能不進而濂洛紫
陽之思非謂進於格也謂不以格囿也濂洛理而簡紫

陽理而詳詳則已易盡人易知吾夫子之訓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而所謂辭者達而已矣又曰易知則有親旨哉蓋余晚而始得其庶幾者一人曰姜司寇先生先生少為諸生即慨然有志聖賢之學及其成進士入讀中秘書晉史館諸應制酬物之作斐然矣而是時毗陵公以其學鳴於野先生樞衣從之華亭公以其學鳴於朝先生又樞衣從之自華亭之稱先生知己則見中權相出僉蜀臬副八閩憲雖皆治學政而中間一參省汴洛

天下始猶以不素習吏事難先生而先生出其緒應之
從容吹談東悍王之恣睢於股掌及華亭久在政先生
入佐銀臺領成均益大發舒將欲有為於世而又見中
後權相以萋菲罷先生了無所芥蒂惟益勵志於學而
時出其緒以成文章天下爭模楷之然以先生為毗陵
高弟弟子其學若有所根柢而不知先生之學深造而
自得之者也今其書具存其舒雅似廬陵濃縟似洪州
而說理之詳往往有超於紫陽之乘者惟步驟開闔精

神筋絡不無出入毗陵爾眉山有云歐陽子之文非韓
愈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余亦曰先生之文非毗陵之
文而先生之文也今上方側席賢哲而二三相臣知先
生不下於華亭公即家起留京之太常以至少司寇行
且入坐論矣夫先生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余固略悉之
其不得已而有功者是在先生哉是在先生哉余與先
生生同江左相去一衣帶水而出處齟齬不相值先後
歸田之日垂二紀嬾僻不能通百里交往者先生僂行

通之蓋彼此幸其遇而歎其晚也故不辭糠粃之引以當執鞭

太保銅梁張公奏議序

太子太保大司馬銅梁張公甫其始以僉都御史撫三吳有奏議四卷再以副都御史撫三輔撫關中俱不拜已改撫上谷有奏議四卷三以少司馬督撫全浙有奏議五卷四以大司馬總督薊遼三鎮進太子太保有奏議十卷公既入領樞務而代公總督者御史大夫王

公闕

撫薊鎮者中丞蹇公子上合而梓之凡二十二
卷而問序於世貞世貞不佞少嘗從公游最名能習公
第相與劇切為筆研文字之業而已已稍稍得其所以
治滑者已又於杯酒慷慨談說天下事而窺見一二以
為經國大業當屬之斯人非復吾曹所可及迨於數更
大鎮戡亂銷變易若承蜩押闔變化動與神會毋論吾
曹即世之所推挹賢豪鉅公皆瞠乎後矣然後自愧嚮
者雖習公於知公為淺而今得其奏議悉讀之乃恨近

者之知公亦未為能盡深也公於三吳則首定安慶叛
卒之變於上谷則預禦邊患之謀於全浙則兩靖亂民
驕兵之禍於薊遼則三賈擒王之績再收金城之固不
亦偉然彰明哉然觀其所建請陳報千里之外瞭若指
掌九重為之動色百僚為之傾聽有吐必納如響斯應
是故取事易而徵效速且夫不能得於內者未有能得
於外者也明興將相之業相為用者毋如靖遠忠毅新
建文成伯楊文襄王恭襄二少師其遺牘班班令甲矣

學士大夫至今能舉之然靖遠新建之用不能無恨北
二少師之用不能無恨南非其降才爾殊所以任之者
異也天子之任張公南重則南北重則北張公之報天
子奉南即南效奉北即北效殆兼四公而一之矣迨於
兩鎮之議夾討朶顏殆不勝其喜功一念爭欲喋血王
庭樹功茅土公力過之所謂屬夷不可輕動以徹藩籬
搗巢不可輕舉以速釁端二邊不可輕舉以貽後患薊
工不可緩圖以失良時其它處兵將招流移隱然趙營

平王清源之持重而文辭之鴻爽又足以宣明其意是以明主不待三賜問而即決於戲張公真易得哉藉令公稍不自堅不幸而不勝則神都百里之外樹一敵國幸而勝之倉無宿儲野有暴骨所以為身計得耳如天下何雖然向所擬公於諸邊事而已至於論道揆緯文章唯新建為最而公埒之世固有目余知言者哉則二公當以弁諸首不然覆瓿可也

方侍御奏議序

當德靖間天下靡不知吾郡有二方先生者而是時伯
為時舉先生守留司吏部郎奉職謹亡害仲則時鳴先
生前後歷南北臺所上封事以十數皆天下大計最後
天子欲追隆所生永嘉安仁二曹郎緣廣其意以疏請
時舉聞而微許之時鳴時在臺再疏辨其謬會二曹郎
之說勝亟貴顯用事內德時舉至擢太子庶子晉太常
卿而時鳴出為提學僉事移病不赴時舉忽忽不自得
曰我預彼是不預彼貴也彼豈田千秋我哉亦遂移

病歸兄弟相與讀書於玉峰澱湖之間蓋自相師友云
而時鳴先生尤逸宕能窮人間世之所謂樂者當是時
天下望以為景星慶雲而獨絳灌之徒撓之竟不復召
以至老死死且四十年而世貞乃獲從先生之少子太
守範盡得其奏疏若干首讀而歎曰嗚呼良哉言者毛
舉細故以苟塞責亡論已即有所欲言而不敢盡不為
稱言者即盡所欲言而不盡中事理不為稱言者即盡
之而且命中第能中已然不能中將然不為稱言者若

先生之不毛舉細故以苟塞責則人人謂然乃余竊觀其議禮二疏彼此以重勝未暇較非是也然至欲奪人主之嚮而徇公論可謂能盡所欲言者矣其諸修德政正大法祛積弊論糾閹宦蠹臣不奉行蓋令七事皆鑿鑿中窾則所謂能盡言之而又盡能中者也當王文成之滯散署與呂文莊魏恭簡之病告世固目以空文之士而先生獨推為正學又以濟亂歸文成其後三君子皆用羽翼聖道顯而文成復戡江右之巨難胡端敏之

發寧庶人罪而見反中也先生奮然救之以胡能伐謀
而謂寧庶人必且行大事不三載而驗喻于元龜此所
謂能中將然者也嗚呼良哉余竊復有感焉以先生之
論建在武廟時如不奉行蓋令七事疏其辭旨之慙有
恒人之所不能受者而屬人主寬大不甚省視又時時
見壓權幸其語雖不行而數避數起於官猶自若肅皇
帝之初躬覽章奏號為勵精先生之志亡所不舒快然
何至一躓而不復振夫以賈太傅陸宣公之略即不敢

言先生之埒之其識度雅亦相當彼一傳寵王秩二千石一拜相而後貶千古猶為之扼腕彈指而悲其命先生仕不過第五品弃之於盛年以至老死含識之士悲其命者又當何如也雖然先生之與時舉持論各守其是而已時舉用而處先生舍而處共以一處成吾是茲非皆善衡命者哉然則天下所知二方先生真兄弟也耶

吳瑞穀文集序

新都吳瑞穀嘗以書自通於余累數百千言余甚異之而恨未之識凡十餘年矣一旦納屨謁余東海上盡出其文若干卷余獲卒業焉則又大異之瑞穀乃拜而請曰非以子先容於世也將受子規余則惡能規瑞穀記初操觚時所推先唯一于鱗徐吳二三子實左提而右挈之而最後乃得伯玉當于鱗之文成其疑者十可二三而姍侮者遂八九姍侮者之言曰吾詎知所謂使凡將氏辨之而吾未之識使古人誦之而吾未能句卒然

而欲乙而無可乙也盡卷而猶茫然惟有頗赤索棘而
已其疑者曰吾粗能習之雖然談六藝者必折衷於孔
子自孔子有辭達之誨而其所傳若易之什翼齊魯之
紀論抑何黃中通理也辨莫暢於孟氏脩莫工於檀左
氣莫雄於短長變莫神於太史公何渠使人不可解而
獨奈何陰述盤庚彛鼎之遺盡組諸百家之晦癖聾棘
者而經緯之甚或舍事而就辭或援有以實無將一代
奚賴焉夫于鱗之不滿世口何害即所撰述具存胡嘗

不彬彬大雅蓋並於鱗起者伯玉雁行伯玉起者劉子
威顧獨推稱于鱗以為振古之傑即吾兄弟亦不敢後
二君子然尚謂于鱗之詩歌似猶在文上而瑞穀直以
為文勝詩犯世之所疑及姍侮而不避今者盡得瑞穀
文而讀之則其於于鱗蓋有襲魄當心而不可解者豈
直優孟抵掌之似而已也然于鱗之所治不傍及莊列
騷賦與東京之金石而瑞穀時時見一斑必且曰吾雖
貴于鱗不必皆于鱗禰吾閉門而造車出門合轍則余

未之敢許也藉令瑞穀以昆吾之割而潤澤之了不見
痕抑控縱送唯吾意之所使蹊逕盡絕生機流行即古
人奚讓焉而寧獨一于鱗第瑞穀既精深於古文辭其
應制科業亦時時闌入之至不能保一書生廩臺察監
司名好古者褒賞相繼而卒莫之援瑞穀意且不悔也
曰吾文行後世更有一瑞穀者必于鱗社而吳生配兩
廡濟濟不乏賢吾豈竟不遇哉瑞穀業以于鱗文勝詩
詩當有叙之者故不贅

郭氏族譜序

郭於春秋有國封其後歷漢晉以至唐公卿將相名賢
隱君之屬不可勝紀及明而益著吳郡之郭凡四五六
時時有顯者獨吾太倉之雙鳳里不知所繇徙里故隸
海虞既割屬太倉遂為太倉人而其留邑者為海虞郭
其坐徭累避攜李者為攜李郭雙鳳里之郭始祖曰大
秀曰進德凡三傳而曰璜曰琚曰珍所稱三郭者皆琚
派也攜李之郭又三傳而為今茂才太來太來少治經

術工屬文往來教授諸生吳中慨然歎曰吾大父稱寓公於攜李今者乃著籍矣然不四世而忽忘其先至使五服之宗漠然若秦越之不相通余小子敢逃罪乃首展謁二族之壟以及族之長少得其人相與考擬系胄而譜之曰吾以逝者知存者以存者知逝者緣本識支緣支追本如是而已其凡六則譜式也姓原也宗圖也行證也遺文也宗法也郭之為郭皎若指掌矣於是故少保嚴文靖公以海虞之戚序之故少司成李君以攜李

之戚序之故憲使張君以雙鳳里之戚序之而太來意未已謂王子必賴子而傳夫譜莫法於眉山氏南豐氏及近代之北地役祈氏然是四氏之譜不傳於譜而傳於序今夫問序於學士大夫業人人能舉之問譜於學士大夫能舉者鮮矣吾郭氏之為郭則譜也使天下後世知郭氏之為郭必子序也余謝不敏謂太來若於先世有顯者而若斷自明興不作而家侍中拜汾陽之墓毋論海內即吳郡有顯者而若斷止於三族不作高乾

邕之通系渤海李蒲山之托根唐公以相夸重藉豪為姦則子之志可嘉已其必以予序重子譜以子譜重郭非余所敢任也

王太史詩選序

余從先司馬宦游京師先司馬每東過太學歸未嘗不稱司業王繩武先生之賢也當是時先生質甚深而望高旦夕且大拜而以不勝北敵之侵擾為憤欲出奇策賂結它部落共攻之疏再上與當事者迂邕邕不得因

上書請天子還宮布法象魏與天下更始當事者益銜之惟天子亦以為濶疎罷先生不復用而先生亦竟困阨死矣先生之初舉甲第讀中秘書年猶在踰冠為人豐下而皙秀眉長目見亡不以為扶搖而上者而一中萋菲之似填絳灌口金馬石渠之席不獲暖而中廢寘與漁父田叟侶者十五易歲而後見收亦既晚矣而卒又廢寘以至死嗚呼何先生之終始若遇而旋不遇也雖然此尤其小者耳先生束髮讀書即能為古文辭亡

論西京建安以至六季大抵采其材而緩其格若開元大厯之英則綴而為韻昌黎廬陵之雋則組而成章其於作者之旨合矣而會其父封公故與文待詔俱為吳氏倩待詔以翰墨冠吳中先生之八法頗似之而世有併及先生之詩以擬待詔者乃至館閣之論疑其高而中原之評疑其易自兩疑而兩失之蓋又數十年諸扼腕而談操觚之業者至不能舉其姓名寧暇究其所詣哉然則先生之遇又當何如也今未暇論其文即其詩

之存者往往朗秀玄著舂容爾雅寘之開元大厯間不甚易軒輊其於後進映帶故有餘矣先生有二子俱才而伯氏蚤逝仲氏之為古文辭奇麗甚海內稱之殆過於先生而其不遇至不能取一第茹藜厭糗而猶不給間與余語及先生悲憤用壯毛髮盡立出其詩而余稍為論次之如右夫以余之論次先生詩而仲氏能廓大其家聲伯雖天二子皆成進士有名位嗚呼又烏可以不遇竟先生也

管比部奏疏序

當江陵相君之有父喪意不欲去位而天子詔留之是時管登之自南武選郎甫除服待次銓部與同年趙吳二太史善相約上書請用甲令罷相君位俾持服二太史之書上而兩比部一進士繼之相次得罷去登之念以江陵之去就輕而宰臣之不服憂重即數君子之議格業已章章明著矣而又贅之是顯為名高也者遂輟不復上至明年乃熟計天下大利弊凡九條可萬言上

之朝其最重者復議政之規務講學之實闢進言之路
大要欲使九卿巨寮得與閣臣面計可否凡閣臣缺必
外寮與翰林參伍而用而至於所謂闕言路者則直指
廷杖諸君子近事之過相君讀之再三鼻息拂然曰是
不欲使我總百揆耶彼庶僚也冀異日得為剛成君緩
頰而据應侯位彼且逼我而登之它所言公銓擢之法
釐巡察之弊又多詆訶用事者相率而造相君所以危
語傾登之於是其所陳處繁宗定漕計杜邊釁覈科試

咸鑿鑿可行者一切報聞而久之相君復微聞登之與諸君合謀勒居喪前事計登之所陳釐巡察條內欲脩高皇帝甲令分巡與御史抗禮御史勢重必不可反乃出登之按察僉事分巡嶺東諸郡欲以是因登之果復申故甲令及諸公移約束且請併毋屬督撫先後疏再上皆不報登之至部欲稍稍申其志不遂而御史之白簡上矣登之竟移疾歸主計大臣遂以有疾去登之登之實無疾也尋相君物故諸姦大敗露天子悉召用忤

相君者豪舉跡連不復可勝數而登之數竒尚猶在嘆
喟中不佞讀其疏草而嘆曰是賈長沙陸忠州儔也其
丈壓於時小不能脩而決脈中的若秦越人楚廐尹亡
論今不以為醫經射訣者幾希且夫賈長沙之名傳寵
王也實供奉京中郎關通大計屈於年而止耳忠州旋
拜相而後謫然長沙之筴十讐八九而忠州之議不能
伸二三君子以為長沙顯耶抑忠州顯耶三歲來屈指
登之九條獨不能使分巡與御史抗禮其它亡所不推

行業已見成績即不竟庸登之何害雖然以主上仁聖與公卿大夫之明不愛旃厦之地以待巖穴吾固知登之之必終見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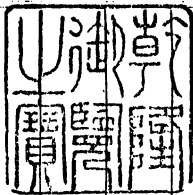
黃汝亨作茅章丘傳小叙

吳興有茅鹿門先生其居官所至負才術顧厄於讒不獲究歸而以文學收遠近聲其伯子翁積能嗣茅先生為文而以不勝任俠天父子余俱識之獨不識仲子今章丘令薦卿薦卿為文能嗣其父余從它所覩一斑而

今者游白下所接東土士大夫藉藉章丘令賢虎林諸
生黃貞父薦卿友也而故以文字得余知一日馳書抵
余凡千餘言其傳章丘令亦千餘言甚工而謂必先生
一序以升之余猶記嘉靖丁巳戊午間承乏青州兵使
者往來道章丘甚能悉章丘事其戶口土田幾若大郡
其民富而實亡不吹竽鼓瑟者然徭役亦遂專一省冠
大吏往往不能亡橐於官而搢紳上豪又時侵牟其里
閭三十年來業已非故章丘矣今讀貞父所稱茅令下

車之日即減省一切浮費以萬計平亭其徭役毋使竭
蹙既寬而後示之禮相率為節儉教授諸生經術執文
彬彬矣吾不知視三十年前章丘何似以貞父所述當
隃勝之主上今者日坐便殿召三公九卿相與講究小
民之依而委責守令甚至以薦卿所著績其最於考功
令無疑也吾少者嘗讀兩漢班范所傳循吏燦燦有生
色而歎晉以後吏治之不能繼以為無其人既而思之
非無其人乃傳循吏者之無其人也然二子書要多采

之劉歆荀悅袁宏謝承之徒貞父固不遂得為班范將
不得為歆悅諸公哉為我語薦卿曰勉之毋使異日功
名損於治邑時且以壽鹿門先生曰先生有子先生所
未竟者薦卿竟之矣



弇州續稿卷五十三